

天未散真理

郭海俊：譯者

奧雲：著者



香港散真理學會出版

Steph Zhou

天至教永垂不朽

奧雲·德理
郭海·駿譯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THE CHURCH UNCONQUERABLE
(Ecclesia invincibilis)

By Owen Francis Dudley

Translated by
Mr. Kwo Hai Chun, B.A.
Fu Jen University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Queen's work
St. Louis, Mo.

Nihil obstat:
Sac. J. B. Cheng

Imprimatur:
A. Riganti
Vicarius Generalis H. K.

(A-12)

CATHOLIC TRUTH SOCIETY
King's Bldg. 1st fl.
HONG KONG

天主教永垂不朽

『天主的國度，是永無盡期的。』二千年前一位總領天神曾這樣說。

二千年來，世人却說：『天主的國度，是有盡期的，天主教將要消逝，天主教將要淪沒。』

到第一次歐戰將終的時候，一般人的論調是，時至今日，天主教的劫數，是無可逃避的；她已表現出對事態的處理，極端無能。她曾以種種方法來弭兵自戩；她也曾從中干涉戰爭，但結果仍是一無所成。無論她會做到的又是什麼，不會做到的又是什麼，總而言之，她是失敗了。

至今歐洲的局勢，仍以割據地盤和不滿現狀而鼎沸着，然而天主教却是精誠不二，寧靜安詳的依然存在——爲世界道德經久原動力之一。現在有三十個國度的代表，齊集於羅馬伯多祿的聖座前，宣示天主教失敗的經過，由此可知天主教在世界所在的地方，竟有三十餘國



之多。

天主教是否失敗

我們知道，現在一般非天主教的新聞紙上，觸目皆有關於「天主教失敗」而表示戚然懷憂的文字。英國——美國亦然——新聞界，對於非宗教家，小說家以及別派神學家，不惜以鉅金作酬，採登他們的「天主教失敗數」，「人類被罰降世，殆為一種無稽謊言數」……諸如此類的文字，以圖挽救打倒信仰的潮流，英國新聞界這種「當仁不讓」的慷慨行爲，是盡人皆知的。

可是關於「天主教失敗」的這種挑撥論調，究竟含有幾許真實成分在內？筆者敢請就此加以討論，借以引上本文正題。我所以說「挑撥」的緣故，是因爲這些惺惺作態的假關心，實際不但都是些虛偽的門面話，並且還含有一種希望天主教失敗的成分在內。世人不需要天主教，惟一的原因，就是牠使人與天主過分的接近。世人不需要和天主接近。「無須有教義，無須有信條，只謂我們人人彼此和善！」這種高唱的論調，有似鸚鵡學舌，是何等的悅耳

中聽。而牠的意思却是說：「絕無救主化身的事，絕無救世贖世的事，沒有自天降世的天主，沒有贖罪的救主！」

近代借以排斥天主教的新式方法，就是不斷的假想牠的失敗。維新主義的誓反教派，熱烈的附和着這種方法，殊不知其本身受到維新主義的侵襲，已是百孔千瘡！維新主義與天主教啓示，是冰炭不能相容的，維新主義，不惜將天主教降低到人性理智的水準，這是一種理性化天主教的妄圖，牠的最後結果，必使那些受騙而脫離了教條錨練的芸芸衆生，心目中毫無天主教觀念的存在。

誓反教的失敗，已經顯露了——正和一切邪教終久要失敗一樣——我們說牠失敗，並不僅僅因爲否認牠改教後的天主教啓示而言。牠的失敗，是多方面的。即以該教爲國教的英國來說，全國參加該教的人數，僅佔國民中的一小部份而已。

何以言失敗？

據以上所述，並不是指天主教失敗。無如今世的人，很想構成天主教也是失敗的觀念。

天主教永垂不朽

請將目前攻擊天主教的幾點根據指摘出來，也許大家都願意分曉的。那幾點根據就是：

第一，一般改進黨心目中懷想的那個幸福普遍的烏托邦，天主教會不會把它建設成功。所以從功利主義的立場說，天主教是失敗了。

我們對於這種謬論的辯答是：基利斯督並不專爲醫治社會的疾病，而創設一個慈善會社——雖然實際上天主教在慈善事業方面的貢獻，已遠出一切慈善家合起來所做的以上。天主教的存在，非爲使人處於世俗的安寧與幸福。它的目的，不在使人享有塵世的一切，它的目的，是在使人享有天國的一切。假如我們可以用「成功」與「失敗」這一類的話來說，那末天主教的成功與失敗，是以她拯救的靈魂多寡爲根據。可是批評她的人們，很少有人從這方面批評的，更沒有一個願意這樣批評的。

吃苦精神

第二，我們爲了十字架的教義，於今所受的攻擊，更是有加無已。我們接受痛苦，我們在基利斯督的十字架下哭泣哀訴。我們不惜站在反對優生學的立場，提倡吃苦。我們甚至反

對離婚，反對生產節制，反對涅槃，反對摒棄愚弱，否認進步的倫理，因而障蔽了人類幸福的道路。我們以不舒適不自在的教條來約束世人，我們不能成全人性。我們防害了人類的幸福？

『自己救你自己吧！你若是天主之子，從十字架上下來吧！』（瑪竇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一節），從前早已有入說過這種挑撥的話。現在二十世紀的外教人和唯物論者，又在挑撥我們放棄基利斯督的十字架。

對於這些人們，我們只有用這樣的話來回答：十字架是天主教德行和生活運轉的樞紐。我們深知十字架的教義，是不容我們逐追快樂的。我們也知道這些胆大妄為的叛徒，是反對吃苦，反對克慾，反對一切阻礙享樂和放縱的事情。然而人類幸福的獲得，並不在於人慾的耽溺，人類幸福的獲得，是在提高個人的本性。主張唯物論的外教人，譏誚天主教是一種防害人類幸福的『神怪』，殊不知這種『神怪』已經給歷代的數百萬生靈，造出那唯物主義者至今仍未尋獲的幸福來，而且這種幸福，假如要照着他們的方法找去，按我們過去的經驗說，他們是永遠不能找到的；這是我們要向外教唯物論者特別提出來說的幾句話。同着基利斯督分

担十字架，便能克服一切痛苦和磨難。天主教認定吃苦纔是教內的真精神。天主教的勝利與基利斯督的勝利是一樣，也是憑着十字架來戰勝一切，將痛苦世界化成鍛鍊永生的熔鍋，藉以征服一切。惟是對於規避這種鍛鍊的人，這個世界纔成了個痛苦煎熬的場所。所以規避這種鍛鍊的人們是真正的失敗者。

帶道德面具之私慾

至於所謂，『進步的倫理，』不過是一種進步的私慾——意在推翻固定的神聖法典而已；但是這些固定的神聖法典，天主教決不能因迎合時代的喜好，而來變更的。

世人攻擊我們失敗的另一種根據，是說我們的教義陳腐古舊。我們堅持世俗是墮落的，我們堅持人類不是由進化而來，乃是由造就而來的，我們堅持天主造人，我們堅持天主贈世而煮人厭惡等等觀念。我們甚至敢以地獄永罰的道理凌辱現代人心。天主教不能與現代思想的水準諧合，不能使本身脫離中古信仰的束縛。按理智方面說，天主教是失敗了。

天神與猿猴

一般自負具有『現代思想』的人物，他們一面將我們的道理曲解，一面又說我們的道理是『不合乎理性』的，又深慮這種道理實際於他們多有不便，因此他們纔借口加以攻擊，這種攻擊是如此的不真誠，他們內心是否自覺？我很爲他們納悶。從人祖被罰降世起，以至天主聖子救世止，這些道理，都是以犯罪的事實做根據，況且犯罪，一提起來，又是一件惹人不快的情事。

自有現在達人哲士對於犯罪的解釋後，更可使人決意安心了；按他們的說法，犯罪是用進化論來解釋的，所謂犯罪，不過是人類猿猴性的遺跡和猿猴性的再現而已。不意從前一度自認爲稍遜天神一等的『人』，現在居然進步到差強於猿猴的地位了。

天主啓示的事實，於人誠有不便，所以否認這些事實的，不是現代人的本心，而是現代人的願望。將世界上哲人智士——指那信仰天主教的大學問家，神學家和科學家而言——所接受的道理，說這是『不合理性』的，這純粹是一種可鄙的託辭。接受這些道理的人並不失敗，不接受這些道理的人——否認天主所啓示的人——纔是真正的失敗者。

本題

關於敵人攻擊天主教失敗的各點，筆者已經約略的加以駁斥了。但是那些不住的大聲疾呼要推翻天主教的人，實際無異於替天主教宣傳天主教並不失敗。如果天主教真是失敗的話，他們又何必費心來攻擊呢！

現在談到本文的中心論題。世俗（這種字樣的引用，是按照聖若望的意義——指那些喜黑暗而不喜光明的人們）永遠在希望天主教的末日來到，永遠在希望着天主教也與其他邪教一樣，歸於消滅。

最近亞德凱先生（Sir Arthur Keil）代表着世俗意見呼籲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教會或是一種教義能夠永遠存在，我想這是必須鄭重聲明的。』

這裏我們要向亞德凱先生冒昧的說一句話，天主教是已經經過時間的考驗了。亞德凱先生對於他自己的僭條，敢說同樣的一句話麼？天主教已有了兩千年長的歷史。世俗將天主教只是看做一種單純的人力組織。惟因世俗不承認基利斯督的神性，不承認基利斯督有創設永

久教會的能力，所以纔不承認教會——借神聖願望和神聖生活支持的教會——是永遠不能消滅的。

天主教是神聖的不是人爲的

由於基利斯督的神性，所以天主教不是一種人的組織，而是一種神聖的組織。由於天主教是一種神聖的組織，所以天主教是一種永遠不能消滅的組織。天主教藉本身以內的神聖生活和神靈的常在——她的創辦者預許與她同存，所以她纔能够永久生存不滅。

當基利斯督差遣他的教會去執行使命的時候，他說：『天上地下，一切的權柄都交於我了，有我和你們永遠同在，直到世界的完結。』（瑪竇福音二八章一八節）

在這個預許的允諾裏，顯然說明天主教將與聖教會永久同存。他的佑助自是極端有效的；因爲一切的權柄都歸他有。他的許諾是絕對的，並不是有條件的。他將和他們『永久』同在（毫不間斷的；不僅對當時的宗徒們是如此，對於他們名位相同的後繼者也是如此），『直到世界的完結。』按原來希臘文這句話的意思是『直到時代的完結』『時代』和

「完盡」連用在一齊，是很關係的；基利斯督所指的是最後審判的意思。所以基利斯督這個許諾所包括的時間，顯然是指米賽亞時代，直至世界末日的最後審判。還有一層，基利斯督的許諾，是定必實踐的。

「聽你們的話的人，也聽了我的話了。」在這種宣示內，包含着基利斯督將假借繼續不斷的天主教來推行代表天主這偉大的使命。如果天主教要停頓，基利斯督的使命便是失敗了，因為天主教是推行使命的途徑。如果天主教有終止的一天，守護她的天主神聖，怎能與基利斯督親口宣佈的那句話一樣，和它「永遠」的同在呢？除非基利斯督創定天主教永遠不能毀滅的，否則基利斯督絕不能說這樣果敢的一句話：「地獄的能力不能制勝她。」

垂久不變

這樣說來，聖教會是永遠不能消滅的了。可是從何表明這種意義呢？

梵蒂岡會議的宣言說：「基利斯督的教會，關於它的存在和組織方面，我們聲明它是一個久永的，無玷的組織，並且除它以外，無從再找一個比它更澈底，更完善的救世組織。」

這個明確的定義，包括着兩種意思：天主教的存在將與天地同久，直到時間的最後；天主教的主教組織絕不能有絲毫變化，使它與原來基利斯督始創的那個教會有任何差異。它的組織包括宗徒團的制度，贈禮的制度，聖事前的制度。這些制度是永遠不能更變的。且世界上既然再沒有能夠代替它的其他救世組織，所以它一部份的教義，也是永遠不能更變的。

精神滋長

天主教是一個不變的教會，而不是一個不動的教會。她也有精神方面的發展。她是一個有活力的機構。例如對於本身的瞭解，對真理的瞭解，她在這些方面無時不在滋長着。

由於他是基利斯督所組織的完善無疵的機構，所以她那四種光榮的標誌，是永遠不能更變的。隨着時代的轉變，她那驚人的精誠團結益以顯著。借着時代的演進，她原有的神性愈加光艷。她的大公無私，足使假君子們含羞，只有她能將她的宗徒世系陳示於世人，她的世系可以追溯至二千年以上直到基利斯督和他的宗徒們。只有她承受過基利斯督的使命：『如同父差遣我，我也差遣你們。』

天主教永垂不朽

歷代相傳

這裏，筆者要提及一段關於個人的經驗。

許多年以前我是一個誓反教者，且爲英國教會的一份子。在某一個時期，我動身到羅馬去。在某一個主日的早晨，我走進了聖伯多祿大教堂，適遇那天正在舉行聖人列品典禮。我進去的時候，見裏面有一大羣的人。我聽見莊嚴的彌撒歌。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如何擠開衆人向前走去，一直走到看見祭台的地方。

於是我便在那裏觀望彌撒典禮——主教們，司鐸們，種種儀節，各事進行的自然安詳，以及由長期演習而成的那種實事求是的情形。那裏有一種細微而又逼人注意的融合空氣，瀰漫於其間。

延綿不絕的世系

當我觀望的時候，我覺得有一件偉大的事情，是全英國教會所沒有的。這種偉大的事件

，似與一種時代久遠的某項事件有關係，似與一種延綿不絕的，一直能夠追溯到……的某項事件有關係。

可是我當時並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的一件事情。

現在我已經成了一個公教司鐸，所以我能知道那是一件什麼事。那就是一線貫串下來的宗徒世系。現在我既然是一個公教司鐸，我能從這條大而長的鏈索上一直向它的頂端回顧，我能看見在它的頂端，站着基利斯督和他的宗徒們。我看見一位的手攔在另一位頭上，另一位的手又攔在另一位頭上，這樣一直連續下去，而成了一條大而長的鏈索。

凡在這條鏈索內的主教和司鐸們——甚至身為天主教司鐸的我也算在一起——我知道基利斯督對他們每位都說過：「如同父差遣我，我也差遣你們。」

這條一綫貫串的宗徒世系，上溯可至最初的起端，下推將及最後的末端。

天主教這些標誌，是永垂不變的。

神聖自覺

天主教永垂不朽

天主教將永遠表現基利斯督不可磨滅的標誌。

天主教除了這些外表標誌，還有一些內在的事情。在她的裏面還有一種不可磨滅的個性——她之所以能垂久的秘密。

我已經說過，她借着神聖生活和內裏神靈的存在，因而能夠永遠生存不滅。

基利斯督在他神秘體內隱而不現的存在，關於這種秘密，他的軀幹各部都能夠實實在在的感覺出來。向天主教反正的人們，第一次精神方面感覺到的，就是進入一種新的氛圍的感覺，進入一種超性氛圍的感覺。這種感覺完全是他們從前不會有過的。不過只用「氛圍」這種字義來形容它，猶恐不能使它的意思完全表現出來。

這種感覺，是進入一種通體透澈的自覺——天主教當中神靈通體存在的自覺——所有的感覺。我們天主教教徒，能夠直視天主，而外教人們却是永遠不能的。我們能夠覺得天主偉大心臟的搏動，我們能夠覺得他的命脈，在他神秘軀體的每條血管中流行。

由於這種內裏神聖生命的原故，天主教乃能有一種神聖的超性的自覺。又因神靈永遠與她同在，所以她的自覺能夠永遠持續不絕。她的這種自覺，貫澈於她的通體各部。這種自覺

，能使我們打破時代的界限，究竟我們是生在二十世紀，或是生在一世紀，或是生在一百世紀，我們毫不在意；我們每人都是參與這種自覺的一份子。

聖教會這種超性的自覺，和我們人類本性的那種自覺是一樣的。

比方說，當我們回想本身的過去時，我們便能意識到幼年時代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們覺得本身就是經歷那些事件的人，我們也能和本身始終如一的，就是那一個人。我們覺得本身以內，有一種「永遠一致的個性」存在。

同樣，天主教也能自覺本身始終不變的就是那一個道德人。她有一種「永遠一致的個性」。她能自知她幼年時代發生的事情。我們既是她軀體的一份子，所以我們對於這些事情也能自覺。

福音事蹟之親見

因此，我們在福音上讀的那些事蹟，不僅是些歷史的事蹟，不僅是我們應當相信的道理。我們能確實知道這些事實，因為在聖教會的自覺生活中，我們要和宗徒們共同參與這些事

實的。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經驗宗徒們所經驗過的事情。我們能同他們大聲的這樣說：「我和基利斯督同在加利肋亞。我親眼看見他的說話和行實。我見他將他的教會建立在伯多祿身上。我同着他在那上房內；我同着他在那痛苦的山園內。我在十字架下站着；我親眼看見那個空墓。我見他從死者中復活。他極其榮耀的向我走來；他將他透穿的手和透穿的足示給我。我向他喊道：「我的主，我的天主！」」

這就是賜予神秘軀體各份子的担保。天主教那種始終一致的個性，是永遠能夠賜予教友們以超性經驗的。天主啓示的事件，是永遠顯示着真實的，且以聖教會的那種自覺，又是每個教友所共有的，所以縱然再過一千個世紀，以至最遠最遠的將來，那時的教友無異於今日的你我，仍能照樣的，人人爲天主教的真理見證。

與基利斯督同在

這是我們特有的一種光榮。

由於我們都係天主基利斯督神秘軀體的一份子，所以在一種不可思議的意義上，我們同他在一種不可磨滅的軀體——他的教會內——，組成了一種不可磨滅的個性。

這樣，基利斯督的神秘軀體，借着和基利斯督的共同結合，乃能永久持續不絕。

關於我們的論題——天主教的不滅，證據方面猶有不會講到的，就是那種不滅的理由。這種理由，自是十分明顯的，幾句話便能闡述無遺。

只要世界有需要拯救靈魂的一天，則天主用以拯救靈魂的必要工具，便有一天存在的必要。靈魂的拯救，將一直持續到世界的末日，所以，做拯救工具的天主教，也要一直持續到世界的末日。

天主教不但是不能失敗的，不能完結的，不變而且生長的，並且她還帶着基利斯督的標誌，永遠表明她是基利斯督的教會，又因內裏有基利斯督內神聖支寺，所以也能永久寺賣。這些事情一直寫到現在，已經儘够明白的了。

現在我再從史實方面說明聖教會也是不能失敗的。

殘酷之敵

天主教永垂不朽

我們可將僭擬勝利的天主教公敵分爲兩種：第一種，就是說那維新派，第二種，就是我們的老敵人，世俗，肉身，魔鬼。維新派裏面包括着大多數邪教，他們都是想找尋一些新穎的事物，用以代替聖教會。世俗，肉身，魔鬼，這些是用不着介紹的。

關於維新派一流，他們從開頭起，便汲汲從事於以他們認爲較好的策略而推翻天主的策略。其中較爲著名的，類如早期的諾斯替教（Gnostics），蒙丹尼教（Montanists），曼尼教（Manichaeans），丹奈替教（Donatists）等，他們都是想找尋一些比天主教更純潔和更神聖的事物，因此基利斯督纒犧牲自己，而成全了天主教的神聖，他們都不了解麥與稗的寓意，他們都在宣傳着和期待着，將來於他們或他們的徒衆，會有一次新的神聖降臨。

不攻自破

天主的教會對於這一流的人們，是永遠不能滿足他們的心意的。誓反教的改革宗教，便是具有此種用意。誓反教運動，就是一種改革宗教的妄圖。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和他們的「先進」一樣，妄稱他們都是深得神聖的特殊光啓，和神聖特殊指導的人。他們的不服從權要，和

不能將他們的精神生命信託與一個有神靈指引的團體，結果使他們分裂成至少有三百個互相矛盾和衝突的派別。像這種不可救藥的矛盾混亂，正是否認他們的主張的明證。天主神聖，決不能做這種矛盾的主動者。

這種個人主義瘋癲奔馳的最後結局，便產生了種種畸形的怪物，例如天主教的科學，天主教的神學等，便有一些含有危險性而毫不負責的怪事，例如瑪瑞司壽普博士（Dr. Marie Stopes），自稱受有特殊神啓，而傳佈節制生產的事便是。種種光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合流，湊成一種瘋狂自得的病症。在誓反教復興派的會議上，我們親眼所見的那種精神病狂的景象，便是這種事情的實例。

我不失敗彼自失敗

維新派的邪教，觀望天主教坍塌，迄今已有二十個世紀了。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努力不懈的，都是要將基利斯督這個永遠的一致的神聖的軀體搖動。可是他們一個跟着一個的全都失敗了。他們的謬見，在很久以前的時候，就已經顯露了。聖熱斯丁（St. Justin），聖

依耳擗斯（St. Ireneus），和聖奧斯定（St. Augustine），三位聖人都早已料到這種事情了。基利斯督只是對他建築在磐石上那個惟一教會，應許過天主神聖的常在——「他與你們永遠的相偕。」

維新派敵人，一個跟着一個全都滅絕了——並且是將來永久要滅絕的。因為他們所有的意旨，都不是天主的意旨，純粹是他們自己的意旨。在他們狼籍着的屍體上，天主的教會向前昂進着。

兇惡三仇

其他妄擬以勝利自居的天主教仇敵，就是世俗，肉身和魔鬼。

自有天主教以來，這三種仇敵便一致的合作，以圖將基利斯督和其他的教會取消。他們對於光明的憎惡，是那樣的深切，對於天國的迫害，是那樣的殘酷而急迫，假使這種國度是一種人力所組成的，那麼這種國度，應該在幾世紀以前就消滅了。

世俗深知要想使這個國度消失，首先須要使牠的基礎搖動，所以他們從開頭起，便對着

這塊建立天國以迄於今的磐石，不斷的施以攻擊。

但是每次的打擊都由高空格開而不得着落。黑落得王投伯多祿於牢獄繫以縲絏。縞光四射的天神自天而降，斬絕縲絏開啓牢門，伯多祿身復自由，黑落得遇狙而亡。

天主的教會，繼續向前昂進着。

天國向前伸長着，一直伸入羅馬帝國的中心，向着驕矜自滿的羅馬大帝們挑釁，向着本地的邪神們挑釁。天國的臣民，投於猛獸和活被焚死的不計其數。然而他們的死，好像有神力附身，都是以加利肋亞鄉人的名字誦不絕口，毫無畏懼的含笑而死。他們的教宗，一個一個的相繼致命。天國却是依然在向前伸長着。外教的污穢邪淫，在她潔白晶瑩的面前，嗒然喪胆，在她眼中射出的神聖光彩下，悄然引退。某位羅馬皇帝終於棄邪歸正。羅馬帝國衰亡——而天主教的基利斯督出現。凱撒的帝位，畢竟讓於伯多祿。「加利肋亞人，你勝利了！」天主的教會，繼續向前昂進着。

強悍的阿提拉 (Attila) 率領着匈奴軍，所向披靡而勢如破竹的一直由北方來到羅馬的城下。他們在這塊磐石的周圍澎湃沖激。可是強悍的阿提拉所遇的敵手，是較他更強里奧 (Leo)。

天主教永垂不朽

。於是洶湧的湍流，頓告止息。阿提拉倒斃身亡。

天主的教會，繼續向前昂進着。

然後從南方又來了以利劍自豪的謨罕默得的吼聲。可是在這塊磐石上，那利劍又是無可爲力的折斷了。

盲目與愚拙

我們觀察歷來世俗的種種努力，世俗爲本身的矛盾所蒙蔽，不但不能使聖教會俯從私願，反且自取滅亡，他們的盲目，竟至不能了解加拿沙（Canossa）的教訓；在這一段教訓內，加爾瓦略慘劇的冤仇，總算洗雪了，因爲有亨利第四的那種低首垂淚的情形，世俗至少已是屈身獻媚於伯多祿的聖座之下了。

我們再看世俗竭力想促成聖教會覆滅的種種拙謀。天主教以神靈對付物質的靈活手腕，閃避了它的種種拙謀後，僅以一笑置之而已。試看沛猷七世（Pius VII）面前趾高氣揚的拿破侖，試看那種帝王對於教宗時而憤怒時而諂媚的情形。『假使你的教會的精神權力，能借

來做爲我的帝國權力！」教宗只冲着他回答道：「你這滑稽家。」

我們再看一八七〇年的那些革命家——加里波得（Garibaldi）、克里斯比（Cruspi）、岡俾答（Gambetta）、加道拿（Cadonna），他們以摧毀天主教暫時權力的手段希圖撲滅教會的永久權力。天主教乃不得已而應戰，結果，便奠定了教宗絕不能錯誤的道理。

天主教仍是不屈不敗的——不屈於世俗，不收於魔鬼和肉身——向前昂進着。

頑強敵人

魔鬼不單是操縱着世俗和世俗的惡恨；並且他還利用着人類的情慾，作他種種陰謀陷害的工具。在過去的時候，人類的情慾，早已和基利斯督的新娘，不時的在內外交戰着。

至於路德，亨利第八，以及其他的同黨們，假使這些人們的淫慾不至深重，改革宗教的悲劇，或許不會發生。他們的淫慾滔滔，便是這種悲劇的主因。首先加入誓反教的人，無可諱言的就是那些不良的天主教徒——背叛母教，而甘犯玷辱母教聖潔的叛徒。

在過去的時候，「肉身」曾有幾度似乎要達到勝利的階段。試看教宗基高七世（Grego-

他臨死的哀號：「我會愛正義而恨邪惡，故我死於逐放。」

撒但恆以肉身淫慾來禍害天主教，且將憑借這種人類本性的弱點，永遠來禍害天主教。可是，不想看，基利斯督新娘的童貞，豈是他所能玷污的？她將從始至終永遠不變的，保持她的白璧無瑕。

關於世俗和肉身，不再往下敘述了。

世俗和肉身的背後，還有一種黑暗的勢力，黑暗勢力對天主教的懷恨，是深入不拔的，對於天主教的居心是兇狠毒辣的，聖保祿說過，我們的戰爭，與其說是「血」和「肉」的，毋寧說是對「權」和「勢」的，「黑暗世界統治者。」

在世風日下的今日，撒但和他的衆惡神們，不計過去他們的一切失敗，好似又在給另一種計劃做準備。唯心主義，神秘主義，共濟主義（FRUSTRATION）以至進而主張無神的人道主義，這幾種主義的滋長不已，便是表示邪惡勢力的積極活躍。

矯造教會

附和這幾種運動的人們，口頭爲何總是提着兩個字不放？他們口頭所提着的兩個字就是：「光」與「人」。他們所說的「光」，指的是「本性的光」，是與「基利斯督的光」相對而言的，指的是「理智」，是與「神啓」相對而言的。他們所說的「人」，指的是「人性」，是與「天主」相對而言的。可是這幾種運動的後面，是否有反對天主教的具體背景存在？

我們說天主教是基利斯督的一種神秘軀體，組織，是一種借基利斯督的生命滋長的超性機構。但是以撒但的乖巧，爲什麼不能自己建立一個與此對立的平行機構？在共濟主義當中，我們便可找出一個計慮周詳的組織——這種組織的結構，也有最高僧侶，也有僧侶團，也有教堂，也有禮拜儀式，也有等級昇進，也有瞻禮節，也有教條。那是針對着天主創建天主教的計劃的一種組織。那是另一種精心設計的崇拜。那是自然主義的崇拜，與超性主義相反的一種崇拜。

共濟主義

大約在九十年前的時候，人道主義的鼻祖孔德（Comte），着手推行他的這種計劃。他

的思想，受了一般唯理主義者的傳播，現在已經浸入數百萬民衆的心理——人道在這種主義內所居的地位，和天主教在天主教中所居的地位相同。

我們再不能將這種人道的政策當做非非之想而蔑視不顧了。那是一件正要我們當中起始實現的事件。現代科學業已被其濫用。現代思想，從各種反天主教的運動上看，都是趨於這種思想——「人道」乃舉世勞心勞力的最高目標；世間只有「人」為重要。這種同天主比擬偉大的「人」，在我們的眼底漸次高長着。

這裏，我們自然就要想起聖保祿推論將來的那幾句話來：「充滿罪惡的人，……他反對着天主，反而將他高舉在天主以上……並且他毫不知罪的，儼然以天主自居」。

撒但並不癡愚。「你將同天主並尊而無分高卑。」這句在伊甸樂園中已經證明牠是具有絕大誘惑力的，說不定這種誘惑力的偉大，更有第二次證明的一天。「人的國度」，於今是普遍認為唯一尋求福樂的門徑，它竟代替了「天主的國度」。

筆者敢以「智不及庸人」的資格，在這裏說幾句話。我並不是在預言，我是按情勢來推測。

假使「人的國度」能實現，它定必遭到失敗的。它將不能謀得人類的幸福，更不能致天國的覆亡。

因天主教內有某種特殊情形的存在，所以世俗對她永遠不能取勝；天主教的存在，乃是超乎人類理智所不能解釋的事實；人間的國度，遭到多少滅亡，天主教的延存，明顯地是一種神靈的國度。永遠不爲人所了解的神蹟；天主保護其教會以成其始者，亦必將以全其終；凡此種種，難道世俗將永遠不能了解麼？

但是日積月累，由小及大，如果將來真有養成新邪教撒但勢力出頭代取天主教的一天，那麼當日羅馬邪教國施於天主教的那種迫害，真有臨到我們頭上的「希望」了。撒但在擲動各國反對我們的事件上，已經取得相當的「成效」。勢必繼續努力，非達到舉世反對我們的階段不可。如果他真要這樣做時，那麼在他與聖教會交戰的場合下，他將來定要失敗的。

但願舉世普遍的殉教來臨！那時我們再齊口合聲歌誦加利肋亞鄉人的名字了。望天主的教會繼續前進，直到天光開朗，地影消逝的時候。

天室教永垂不朽

一九四七年八月月初版

定價：港幣貳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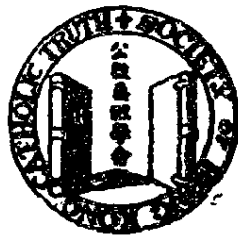
著者：Owen F. Dudley

譯者：郭海駿

出版者兼發行：
香港干諾道中八號
公教真理學會
皇帝行公教進行社

承印者：星島日報有限公司

24
242316



H. K. \$0.20

A-12/011/0005/8/47/1E